

玉渊杂谭

莫名,我对奥运会的热情自从2008年达到高潮之后便开始衰减。如果不是看到一关于“奥运将现首支难民代表队”的新闻,恐怕都想不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还有两个月就开幕了。这支由难民组成的代表队将以“难民奥林匹克运动员”(Team of Refugee Olympic Athletes)的名义参赛,运动员不代表任何一个国家,当他们入场或者获胜时,随之而起的将是奥运五环旗和奥运会歌。

“难民代表队”的奥运精神

边可怜的叙利亚小孩,耳边传来周董经典反战曲目的浅唱低吟——“孩子们眼中的希望是什么形状,是否醒来有面包当早餐再喝碗热汤……是否院里有秋千可以荡口袋里糖果……”现在,对于这些来自索马里、南苏丹、叙利亚等国的青年来说,“希望的形状”也许就是有机会凭借渴望和平的奥运精神,向6000万难民发出希望的信号。

2000多年前,在古希腊催生奥运会的正是由于人们厌恶连年不断的城邦战争,渴望和平,希望在奥运会举办期间以神的名义实

行休战,减少战争,摆脱灾难。现代奥运会以来,除了大规模战争停办之外,许多国家都曾由于各种原因抵制奥运会。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上,一些公开宣布抵制奥运会的国家并没有禁止本国运动员参赛,但在运动员入场和获胜时,用的也是奥林匹克五环旗和奥林匹克会歌。在战争背景中产生,同时又寄予了人们对和平的憧憬,奥运会在这种相互矛盾和制约的关系中延续至今。

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一路走来,中国不断刷新着作为一个新兴体育强国的形

文·杨雪

象。与此同时,世界各国在奥运赛场上的竞技,似乎也向着角逐国家话语权而倾斜,在这方面我们亦是领跑在前。而有关奥运精神和举国体制之间,好像怎么也论证不出一个着力有效的平衡点。

“难民代表队”所代表的奥运精神,让我感动之余想到那个对中国奥运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32年,也是在洛杉矶,刘长春为中国人敲开了奥运的大门。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,一个民族向世界展示了不甘屈辱、不甘落后的凛然气节。

人物纪事



杨绛和她的《劳神父》

文·魏邦良

杨绛《走到人生边上——自问自答》是一本探讨人生意义的书。虽然作者在书中谈论的是一些诸如命运、价值、良知、道德等哲学话题,但读来却既不深奥也不晦涩,因为作者并未生搬硬套一些哲学概念来图解生活,而是着力于抒写自己对人生的独特而鲜活感悟。

书中那篇《劳神父》,内蕴丰厚,结构精巧,对这样的杰作,如果不细嚼慢咽,反复品味,那实在是暴殄天物。

美国作家欧·亨利名作《最后一一片叶子》写到一个年轻女画家琼希被肺炎击倒,医生问她的女友:“她心里有值得思念的人吗?”言下之意是,如果还有值得思念的人,那么她就有了精神支柱,就能够激发她的生活热望,从而战胜病魔。可见,失去亲情,失去思念,人就会陷入空虚绝望,从而变得不堪一击。

亚当和夏娃本来无忧无虑,在伊甸园里过着快乐的生活,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偷食了禁果,最终被逐出了乐园。杨绛小时候,劳神父给她讲了另一个故事:

“从前有个叫花子,他在城门口里坐着骂他的老祖宗偷吃禁果,害得他吃顿饭都不容易,讨了一天,还空着肚子呢。恰好有个王子路过,他听到了叫花子的话,就把他请到王宫里,叫人给他洗澡,换上漂亮衣服,然后带他到一间很讲究的卧室里,床上铺着又白又软的床单。王子说:这是你的卧室。然后又带他到饭厅里,饭桌上摆着一桌香喷喷、热腾腾的好菜好饭。王子说:这是我请你吃的饭;你现在的客人,保管你吃得饱,穿得好,睡得好;只是我有一道禁令,如果犯了,立刻赶出王宫。”

“叫花子在王宫里吃得饱,穿得好,睡得好。日子过得很舒服,只是心痒痒地要知道扣着银罩子的那盘菜究竟是什么。过了两天,他实在忍不住了,心想:我不吃,只开一条缝闻闻。可是他刚开得一缝,一只老鼠从银罩子下直蹿出来,逃得无影无踪了。桌子正中的那只盘子空了,叫花子立即被赶出王宫。”

讲完这个故事,劳神父又把一个白布包送给杨绛,对她说:“这个包包,是我给你带回家去的。可是你记住:你得上了两层,站在这些两千年的历史遗迹面前,依然会感受到它当年的高大雄伟、气势磅礴。台榭建筑起于春秋战国,盛于秦汉,而后慢慢减少,但一直到清代,都未曾绝迹,今天白马寺的清凉台、北海公园的团城,就是台榭建筑的遗风。”

最出名的台榭建筑我认为是三国曹魏政权的“铜雀台”。建安15年(公元210年),曹操击败北方强敌袁绍,营建邺城,为了夸耀武功,兴建了铜雀、金虎、冰井三台。其中铜雀台最为壮观,位于三台居中位置,台高十丈,台上又建五层楼,共高63米,约等于今天的20层楼这么高。在当时的生产力下,能营建如此规模的高台建筑,堪称奇迹。

三国归晋后,铜雀台也在历史的风吹雨打中走向了衰微,如今只剩下一堆残垣断壁,以及千余平方米的黄土青砖台基,孤独地静卧在葦草斜阳中,低声吟唱着“东风不与周郎便,铜雀春深锁二乔”的寂寞和哀婉。

劳神父为什么要给她讲这个故事,当时的杨绛是这样想的:“当时我以为是劳神父勉励我做人要坚定,勿受诱惑。”劳神父为何要把巧克力一层一层地包着呢?当时的杨绛是这样想的:“我直感激他防我受诱惑,贴上十七、八层废纸,如果我受了诱惑,拆了三层、四层,还是有反悔的机会。”

不过,杨绛活到九十岁,对劳神父的用意有了新的理解:“我九十岁了,一人躺着,忽然明白了我九岁时劳神父那道禁令的用意。他是一心要我把那匣糖带回家,和爸爸妈妈等一起享用。如果我当着大姐那许多同事拆开纸包,大姐姐得每人请吃一块吧?说

文·高博

元谋的初夏

平常白日子,水泥桥墩上总是掀腾着恍惚的热气,谁不小心握一下晒过的钢筋,就会被燎起水泡。哪怕一丝风,干活儿的人们都会得安慰。但是风一吹就卷起了积尘和浮沙。

“这哪里像南方,明明是陕北嘛!”中铁一局的修路工人这样说他们刚来元谋的观感。他们的家属来探亲,嘴上很快起了干皮,胳膊也晒爆了,皮过几天就被吓跑了。“因为地热,山洞里更难熬,最高温度测到过52℃。”工人李春浓说,每次一进隧道,他们就开始脱衣服,只剩一条裤衩。不裸不行,洞里待一会儿身上就像洗澡,眉毛和手心都要淌水。四个人的班组上工,带两个饮水机的水桶,两小时喝光。

云南是一块凉爽的高原,但元谋是例外,它是金沙江河谷最靠南的死角。印度洋吹来的气流,翻越云南高原时,像一条毛巾被高山挤干了,落下金沙江河谷的风干燥且快速升温,化沿途的草木为干尸,气象学叫“焚风”。元谋也因此成为“云南的吐鲁番”。

恰似吐鲁番,元谋谷地里也是瓜果飘香。这里各种云南高原不产的喜热植物,比如城里的行道木,就是宝瓶棕榈和几种叫不上名的榕树。元谋光照强,积温比海南和西双版纳还高,适合种植蔬菜水果。浙江商人来这里大片包地,这里已经成为西班牙、以色列一样的种植基地。



雷声摄

气象趣谜:风

文·林之光

唐代诗人李峤有一首咏风的诗,其实就是一个谜语:“解落三秋叶,催开二月花。过江千层浪,入竹万竿斜。”诗是说,秋风能吹落树上的叶子,春风能吹开地上的花朵,风过江面能产生层层波浪,而风过竹林能使万竿翠竹同时顺风弯腰。全诗虽没有提一个风字,但风却跃然纸上,呼之欲出,有一种动态之美。诗本身也是对仗工整、贴切自然的。据记载,清代李方膺也正是用“入竹万竿斜”来“画”出风的。

风无处不在,无影无形,因此,谜语中常有,“家住天地无影踪,高才妙口难形容”,“又无影来又无形,巧笔丹青画不成”。不过,它虽“生来本无形”,但却“走动便有声”。因此,“水见它皱眉,树见它摇头,花见它弯腰,云见它逃走”,甚至“惊起林中鸟,折断腰里花”,“穿过森林象虎叫”。它自由得“文武百官捉不到,皇帝老儿奈何”。

明代文学家冯梦龙《黄山集》(谜集)收进了他两首谜语,揭示了风另外一些物理特点,“遇弱便欺,撞硬就住。有隙即入,无孔勿钻”,以及“驱除炎热,扫荡烟云,九江声著,四海威行”。

与风有关的还有风筝谜。例如,“空中有鸟,有线牵牢。不怕风吹,只怕雨浇”,因为风筝多用纸糊,湿了易破。还有《红楼梦》中贾府猜谜大会中贾探春的谜,其谜底也是风筝:“阶下儿童仰面时,清明装点最堪宜。游丝一断浑无力,莫向东风怨别离”。这也应了将来探春也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离贾府远去之讖。

品筑春秋

台榭建筑贯穿春秋和战国

“夏商与西周,东周分两段,春秋和战国,一统秦两汉”。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、学说大交汇的时期,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,诸子百家四处传播他们的学说,中国进入了一个文化大爆发的时代。

诸子百家中,以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墨家、阴阳家、纵横家、兵家等最为知名,孔孟、老庄、韩非、孙武,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,映照了当时和后世的历史天空。但是,还有两个人不能忘记,这两个人之间的斗智斗勇,也堪称是跌宕起伏、精彩纷呈。他们一个是墨家祖师爷、推崇“兼爱非攻”的和平人士墨子,另一个是中国土木建筑的祖师爷鲁班。

墨子,又名墨翟,春秋晚期宋国人;鲁班,又名公输班,春秋晚期鲁国人。公元前450年前后,鲁班应楚国之意,由鲁入楚,辅佐楚王打造攻城云梯,准备攻宋。墨子心系祖国安危,不远千里来到楚国首都,劝说楚王放弃攻宋计划。楚王让鲁班和墨子在沙盘上进行一场攻城演习:鲁班用云梯模型攻击,墨子用小竹片防御。最终,鲁班用尽全部办法,依然攻不破墨子守护的城池,楚王见状也就彻底打消了攻宋的念头。

这个故事记载在《墨子》《淮南子》《战国策》等古籍里,由此派生出一个成语“墨守成规”,说的就是墨子善于守城。不过,对于失败者鲁班,史籍却语焉不详,可见技术工种在古代是非常不受重视的。

在上一篇《西周:开创城市规划新格局》中已经讲过,到了春秋战国时期,中国古建筑的土木砖石四大系统才算集齐。如果加上瓦片、油漆、涂料、颜料等辅助建材,可以

说,到了春秋战国时期,修建中国古建筑的全部材料都集齐了。

春秋是个礼崩乐坏的年代,周天子徒有其名,140多个诸侯王都不把天子放在眼里。故而,《周礼》规定的建筑等级,几乎成了一纸空文。《论语·八佾篇》记载了一个故事,说鲁国的卿大夫季孙氏在他的家庙里,上演了只有天子才有资格欣赏的八佾舞,可把孔老夫子气坏了,怒气冲冲说出一句:“八佾舞于庭,是可忍也,孰不可忍也?!”

孔子大发雷霆不是毫无来由的,按照《周礼》,天子可用八佾,诸侯用六佾,卿大夫只能用四佾。季孙氏只是卿大夫级别,却僭越用上了天子的典礼,难怪孔子要火冒三丈。

韩赵魏三家分晋后,进入战国时期,也就是我们熟知的“战国七雄”年代来临了。周天子的地位更加不堪,七国国王的宫殿,比起周王王宫,未见面色多少,今天,山西侯马晋故都、陕西凤翔秦雍城遗址,两地宫阙遗址的规模等级,比起洛阳东周故城遗址来,也是不遑多让的。

这一时期,因为砖瓦的大量运用,告别了夏商两朝夯土为墙、茅草铺顶的落后格局,同时,战国时期铁器的兴起,以鲁班为首的能工巧匠集团的诞生,铁质的斧锯锥凿等加工工具层出不穷地被发明出来。故而,整个东周时期,是中国古建走上正轨的关键时期,建筑物的结构日趋完整,造型日趋美观,为以后的飞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
战国后期,东周的最后一位国君周赧王用天子的名义召集六国共同出兵伐秦,周赧王自己也东拼西凑,向国内的富商地主们借钱筹措军饷,终于征集了6000人的部队。但是,六国对此反应冷淡,攻秦计划无疾而终。花光了钱的周赧王被债主们纷纷逼债,无法可想的周赧王只好隐藏在宫中的一座高台上,闭门谢客来躲债。

所谓“台榭”,地面上的夯土高墩称为“台”,台上的木构房屋称为“榭”。春秋至汉代六七百年间,台榭是宫室、宗庙中常见的一种建筑形式,具有登高望远、便于防御的功能。

台榭建筑的基本特点是以阶梯型土台为核心,逐层架立木构房屋,最终形成一种类似堡垒的土木混合结构庞大建筑物。1974年,在河北平山县发现了两座中山王王陵,其中1号墓的封土和享堂保存较好,封土东西宽92米,南北长110米,高约15米,自下而上成三级台阶状,第1级的内侧有宽1米许的砾石散水,第2级有壁柱和柱础等遗迹,顶部的第3层则有叠压成鱼鳞状的瓦片堆积,可复原为一座围绕回廊、上覆瓦顶的三层台榭式建筑。

春秋战国时期,各国国君为追求宫殿、宗庙的高大雄伟外观,纷纷筑台建楼,以为潮流。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,因为当时建造木结构高层建筑的水平尚低,不能解决大体积建筑物的高度和整体稳定性等问题,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,先建高台,再在高台上搭建小楼,远远望去,倒也气势恢宏、富丽堂皇得很。现今保存下来的高台遗址还有不少:战

